

青藤書屋文集
一



青藤書屋文集

二



青藤書屋文集

三



青藤書屋文集

四



青藤書屋文集

五



青島市志

一



青藤書屋文集

一

徐渭著

中華書局

青藤書屋文集

二

徐渭著

中華書局

青藤書屋文集

三

徐渭著

中華書局

青藤書屋文集

四

徐渭著

中華書局

青藤書屋文集

五

徐渭著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青藤書屋文集 五冊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此據海山仙館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徐文長集序

元美于鱗文苑之南面王也。文無二王。則元美獨矣。余衣青衿。揖王李於藩。李長鬚而修下。王短髮而豐下。體貌無奇異。而囊括無遺士。所不能包者兩人。願偉之徐文長。小說之湯若士也。徐自詭江淹。遺湯藻筆。意欲包湯。湯不應。徵余牘。余亦不應。囊空無士。而晚乃包瓠肥之袁中郎。所謂拒譚者矣。往余開龍月玉文之館。中郎與陶周望偕來。啖以珥。食有楊家果。中郎揉梅染珥。其章赤白。因問袁。世文章誰爲第一。陶晚袁匿笑曰。將無語長孺徐文長第一耶。袁曰。如君言。豈第二人乎。且讓元美家鈍賊第一耶。偶諸生耳。屬壁衣。各駭詫。聲稍稍出衣外。袁起大言。此有賊黨。可急逐之。令僵死中原白雪中。余始知文長囊有壯士。文長居然南面王矣。當是時。文苑東坡臨御。東坡者。天西奎宿也。自天墮地。分身者四。一爲元美。身得其斗背。一爲苦士。身得其腔眉。一爲文長。身得其韻之風流。命之磨蝎。袁郎晚降。得其滑稽之口。而已。借光壁府。散煒布寶。四子之文章。元美得燭豕用膠之法。若士得供石作字之法。文長得模書雙雕並搏之法。而中郎得醞釀真乙酒之法。取以調劑。諸子獨推文長。文長遂爲第一。迨評選傳。真爲第一矣。無聞而駭詫者矣。第燒豬了元和墨。潘衡不甘僵死。耕令展天屏。遮天瀾。接文長之末光。亦十六星之分身也。異日顯出於錢。有利無鈍。人各媚其主耳。不乃有南北朝乎。是余之調劑諸子也。奎形似履。隻履不良於行。文行遠者也。萬曆甲寅孟秋。錢塘虞淳熙長孺父書於山館。

徐文長傳

同郡陶望齡撰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幼孤，性絕警敏。九歲能屬文，年十餘，傲楊雄解嘲作釋毀，二十爲邑諸生，試屢雋。胡少保宗憲總督浙江，或薦渭善古文詞者，招致幕府，筌書記。時方獲白鹿海上，表以獻，表成，召渭視之。渭覽罷，瞠視不答。胡公曰：「生有不足耶？」試爲之，退具藁進。公故豪武，不甚能別識，乃寫爲兩函，戒使者以視所善諸學士。董公份等謂孰優者，卽上之。至都，諸學士見之，果賞渭作，表進。上大嘉悅，其文旬月間遍誦人口。公以是始重渭。寵禮獨甚。時都御史武進唐公順之，以古文負重名，胡公嘗袖出渭所代，謬之曰：「公謂子文若何？」唐公驚曰：「此文殆吾輩。」後又出他人文，唐公曰：「向固謂非公作，然其人誰耶？」願一見之。公乃呼渭偕飲。唐公深獎歎，與結驩而去。歸安茅副使坤，時游於軍府，素重唐公，嘗大酒會，文士畢集。胡公又隱渭文，語曰：「能識是爲誰筆乎？」茅公讀未半，遽曰：「此非吾荆川必不能。」胡公笑謂渭：「茅公雅意，師荆川，今北面於子矣。」茅公慙慍，面赤，勉卒讀，謬曰：「惜後不逮耳。」其爲名輩所賞服如此。渭性通脫，多與郡少年昵飲市肆。幕中有急需，召渭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之。偵者得狀，報曰：「徐秀才方大醉，嚙鼻，不可致也。」公聞，反稱甚善。時督府勢嚴重，文武將吏庭見，懼誅責，無敢仰者。而渭戴敝烏巾，衣白布襍衣，直闥門入，示無忌諱。公常優容之。而渭亦矯節自好，無所顧請。然性豪恣，間或藉氣勢以酬所不快。人亦畏而怨焉。及宗

憲彼逮，渭慮禍及，遂發狂，引巨錐刺耳，刺深數寸，流血幾殆。又以椎擊腎囊，碎之，不死。渭爲人猜而妬，妻死後有所娶，輒以嫌棄。至是，又擊殺其後婦，遂坐法繫獄中。情慙欲自決，爲文自銘其墓曰：山陰徐渭者，少慕古文詞，及長，益力。既而有慕於道，往從前長沙守季先生究王氏宗旨，謂道類禪，又去叩於禪。久之，人稍許之。然文與道終兩無得也。賤而情且直，故憚貴交，似傲與衆處，不浼袒裸，似玩人或病之。然傲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舉於鄉者八，而不一售。就數椽儲瓶粟者十年。一旦客於幕府，典文章，數赴而數辭，投筆出門，人爭愚而危之。而已深以爲安。其後公愈折節等布衣，留者兩朞，贈金以數百計。人爭榮而安之，而已深以爲危。至是，忽自覓死。人曰：渭文士，且操潔，可無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衆矣。乃謂則自死，孰與人死之？渭爲人度於義無所關時，輒疎縱，不爲儒縛。一涉義所否，雖斷頭不可奪。故其死也，親莫制，友莫解焉。平生有過不肯掩，有不知耻以爲知。斯言蓋不妄者。其自名如此，然卒以援者力獲免。既出獄，縱遊金陵。北客於上谷，居京師者數年，獄事之解，張宮諭元忭力爲多。渭心德之，館其舍旁，甚驩好。然性縱誕，而所與處者頗引禮法。久之，心不樂。時大言曰：吾殺人當死，頸一茹刃耳。今乃碎糜吾肉，遂病發，棄歸。既歸，病時作時止。日閉門，與狎者數人飲，噉而深惡諸富貴人。自郡守丞以下，求與見者皆不得也。嘗有詣者，伺便排戶半入，渭遽手拒扉口應曰：某不在。人多以是怪恨之。晚絕穀食者十餘歲。人問何居，曰：吾噉之久，偶厭不食耳。無他也。尤不事生業。客暮時，有餽之洮絨十許匹者，遂大製衣被。下及所製私製之服，靡不備者。一日都盡，及老，貧甚，鬻手自給。然人操金請詩文書繪者，值其稍裕，卽百方

不得遇窘時乃肯爲之所受物人人題識必償已乃以給費不卽餒餓不妄用也有書數千卷後斥賣殆盡轉莞破弊不能再易至藉藁寢年七十三卒渭爲諸生時提學副使薛公應旂閱所試論異之置第一判牘尾曰句句鬼語李長吉之流也及被遇胡公值比歲公思爲渭地諸簾官入謁屬之曰徐渭異才也諸君校士而得渭者吾爲報之時胡公權震天下所出口無不欲爭得以媚者而偶一人晚謁其人貢士也公心輕之忘不與語及試渭牘適屬令事將竣諸人乃大索獲之則彈撻遍紙矣人以是歎渭無命而服薛公知人焉渭於行草書尤精奇偉傑嘗言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識者許之其論書主於運筆大槩昉諸米氏云所著文長集闕篇櫻桃館集各若干卷今合刻之註莊子內篇參同契黃帝素問郭璞墓書各若干卷四書解首楞嚴經解各數篇皆有新意渭父總以龍里衛戍籍領貴州鄉薦始至龍里也土人譁之總以教讀自晦授童子孝經故謬其讀土人笑曰是不足逐也已而得薦仕至夔州府同知渭貌脩偉肥口音朗然如唳鶴常中夜呼嘯有羣鶴應焉二子曰枚枳

陶望齡曰越之文士著名者前惟陸務觀最善後則文長自舉業盛行操翰者羞言唐宋知務觀者鮮矣況文長乎文長負才性不能謹飾節目然蹟其初終蓋有處士之氣其詩與文亦然雖未免瑕類咸以成其爲文長者而已中被詬辱老而病廢名不出於鄉黨然其才力所詣實諸古人傳於來禩有必不可廢者秋潦縮原泉見彼厖喧汜溢者須臾耳安能與文長道脩短哉文長沒數載有楚人袁宏道中郎者來會稽於望齡齋中見所刻初集稱爲奇絕謂有明一人聞者駭之若中郎者其亦渭之桓譚乎